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定盒文集

(四)

龔自珍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 盒 文 集

(四)

書 珍 自 錄

書 叢 本 其 學 國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定 盒 文 集
四 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 者

龔 自 珍

發 行 人

王 上 海 河 南 路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C四七八

張

雙九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攷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頗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攄褒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冊。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歸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郕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藤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扁函。齎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燠。客益衆。士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草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礪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腠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疢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犂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綱我。人事甚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從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旣送客。書示兒子。

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北路安插議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會。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獨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棄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置其土。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置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

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饟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糲。可以糲。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侔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饟。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卽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

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勦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真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千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咸震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置。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上大學士書

中書襲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匈奴。有匈奴。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攷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匈奴以爲是。匈奴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仕內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匈奴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匈奴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

獨居。匈奴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匈奴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匈奴謂是。無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蜩栗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煥發神采。賜畢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閑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匈奴中。輔臣掌故。亦熟悉。匈奴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犂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偏勞。一日召見。乘便口奏。

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硃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卽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帥傅也。按嘉慶九。年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帥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內廷。常川園居。聖訓煌煌。在會典第
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絕然曰。我外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援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卽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稟擬繪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輪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積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

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廬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各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麟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廬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廬中堂、內閣不知有廬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尙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尙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闐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廬富兩中堂而三變。托剏之汪中之廬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廬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

壬子後軍機爲諭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上諭有不曰內閣奉發奉行者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內閣鈔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于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伸觸類及之也。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廨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間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間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間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而求其臆埋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學士反恃部院旗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

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攷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攷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傳文忠兩公實親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領之。卽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侍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

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良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籍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侍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籍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況實缺典籍。由中

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甯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繼雯充纂修。葉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

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啓。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匍匐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係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賾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

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攷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髻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跼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鞏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跼奔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樸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儉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弟八日。直日八日一遭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

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夸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類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係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尙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而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爲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爲四夷嘲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餽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卽重。欲輕卽輕。欲行卽行。欲止卽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

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尙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真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驪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諾。鞏祚以爲宜奏乞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諷。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驪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差矣。以上四條。主事龔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族。喀爾喀八

十二族。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即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焟、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頒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予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廷英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

有風采肯任事者也。

蒙古寄戲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廩。疆域則統之如古。圉庸國。賽因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廩一。丹濟蘭裔見。廩一旂一。廩皆見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再。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剌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間。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顧寔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顧寔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千族。其事次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命

與烏蘭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淖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旣陞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塞門。距廣州城遠。夷勸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勸。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塞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

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嘉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軋。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舡艙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敵之原莖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況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釋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

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定齋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輓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與中紬繹大作。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增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木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宜。恐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北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於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

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歷明時。萬世知歷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歷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闡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郇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加菀。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菀。不加枯。亦不亡以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敵敵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剽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剽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心。進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柵。浸假而以杞柳爲桎梏。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士威。

愈。杞柳何知焉。又闢之曰。以杞柳爲杯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愈。以杞柳爲威愈。無傷乎其爲杯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以似。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強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闡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增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章。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羣書頗關經。則附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

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說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后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三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遽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

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太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與儻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屬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與儻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曷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鈞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否。尙寶史游急就。豈

不寶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僞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厓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論爲七十篇劉歆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虞植鄭元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爲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爲配。答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譌衍。寫定十

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詔。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其目存其文佚。予定爲秦昭襄王時書。卽今世所傳陰符經也。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尙書。左氏春秋。宜剔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四。小戴記。存十七。加周脾算經。九章算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歌。錢哥。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爲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古之樸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旣不行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尙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洪飴孫輯逸。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校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埒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埒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爲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鄒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邇也發其端矣。

志寫定羣經

龔自珍曰。予大愚。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稊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

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烏乎。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誦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摹也。史籀之摹。孔氏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梨木起。剡軸者不亡。凡梨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然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聖。其熟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于義訓。勇于割聞者。弗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不令工匠胥史孚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文十五用段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督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假。固不能以富矣。諸藉令完具。其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子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之多歧。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感漢寫官之弗廣。感梨木之初之不廣。感兵燹之不右。感俗山之疎。而弗耆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龔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

莊綬甲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翻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達無百篇，則向佗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

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茫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蓋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寶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僞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揭挖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事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尙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之甘苦與。卽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僞。并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弧書是也。尙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衆矣。卷帙孰爲最富。鈎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讐。

孰爲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敍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端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日翼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翼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琫之山東歸盡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琫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

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梁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獨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撫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氏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撫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覆古本。孫氏明際本。吳山華陰兩道藏本。國朝洪

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郊子。驚而削之。使天靈迹。憎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目視。以耳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子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

吳之興臺。尙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疑。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臯。功在七略。臯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廩災。桓僖廟災。非火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襄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水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子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災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筭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爲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

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竈梓慎。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毋經學之大宗也哉。

與陳博士箋

靜盦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諡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況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彙查出。推成一事。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駟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想疑誤後世。作一表。

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駰正相反。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戌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申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攷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句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弓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弓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僞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

爰依何鏗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中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栢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藁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窻。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執視如無覩邪。抑遠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

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贊。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樾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忌。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鵬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檎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眼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修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領籐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

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遂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漢器文錄序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宮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賓鈐一古文也。林華館鐫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饒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鎗一。錠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爐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郢公鼎一。籀文。顏氏藏盧僂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鐙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玉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齋熏爐一。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良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汔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僂指焉。醢醢顧頌，又往往璆然振其諛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謠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貺夫言詩者也。其用韻則不可以周之諸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模，爲體起于秦，汔于齊梁間，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四。

瓦錄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錄也。其瓦黠以溫。其文字多哀。禍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嘻。可以識炎運之西隆。窺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衛。曰跽。曰便。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喜。曰大廐。曰金廐。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很千萬延。曰永望芒芴。曰嵬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宜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駘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甯。文之可以曰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饕餮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著錄有之。而予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說印

瘁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卽錄錄。埒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齟齬人手也。小學

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爲一門。固有說乎。夫苕泖之士。愛古璧。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爲一門。儲印豈不瘡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琕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闕國者也。策爲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間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疆鄰聖敵。旦夕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肯以葛降。率其民而爭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間諜者。夫黍稻之筆囊。往來兩境。陰謀之所藁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辜。辜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

矣。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三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定盦八箴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蚍蜉。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羸而寔。女不懲嗟。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獍。攘以自界。又有雞鷲之惠。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段諸皇天。有墳五百年。段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

形敵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遁。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頃。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挲。有溼有暍。子在川上。歎彼逝水。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懼傷其神髓。姬公有祝。弃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裏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裏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末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裏史佚周任。而不憚。今大夫。天千硯硯。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遠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妻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再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再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荄諄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剏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敢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紘紘。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剏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圓樂有規。方樂有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天琴頌

龔自珍夢衆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趨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雨。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鬣死肉死。液死幹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予要姒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旣築由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里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諏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詘于一行省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詘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徽日。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徽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而爲之。表其義。迺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義何所尙。尙于恭舊。遂著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埵見焉。弗漏弗濫。書旣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粱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

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附與江子屏牋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飮。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埒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翺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赴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

一人留署職大喪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訖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戴四月初六日。常寧園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於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詔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夏。知府公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錢以行狀來乞詔。狀繁不次。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煊。官知府。妣呂恭人。公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和。善筭守。屬縣

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瞻之。猶子諸甥侍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章子二。章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銘。

銘曰。是孝友有政聲者之阡。越之君子。尙封樹之可也。

曹尙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再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吳樹虛龔唐而下多齷齪行。潛異之民。不汨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真仁哉。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陛辭曰。諭曰。朕召女出。非徒昇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陛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

後進者。鏘洋從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歛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餞。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贏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慤德。以運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蘊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頤頤。其行簡簡。其警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僊。近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醴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鞏祚曰。今天下大教。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獫狁。劉向說曰。周都去獫狁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獫狁。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邁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邁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國一作國和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羣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駢駢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間。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羣祚無清風之辭。其害且慰公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溯睿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匡。應景運而騰越。繫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帝開華省而進羣雅。兮。翔東華以釋屣。又排樞禁而領掌。故兮。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霆兮。躋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迹兮。走駟騏于周道。歌皇革而如晉兮。采唐魏之佚調。俄棲解豸于厥膺兮。每焚草而密告。帝界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鍛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劬。半九州而亘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警者之爲暴。特精悍于西江。煥神采于垂毫。日承前躅之養癰兮。丁南贛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礮。攘兮。三歲撻而垂效。帝曰。久女于南服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勩之所耗。昔君陳之施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粉榆兮。想門內之熙皞。烏乎。才輩出而輩徂兮。等春華兮秋標。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睠睠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羣羣然。邁邁然。朱文正詩。再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瞻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中。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楊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肆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途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詩平澹而屈強，同

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燾南漪王曾祥麀徵皆爲杭大宗狀此弟三狀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挈經室入是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麗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縟由嗜好之俚也賓客之褻執浮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薛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頽然者聆其欸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邀然者雖以龔鞏祚之吳然烹言百家登是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曩嘗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楣之左偏

與人箋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矚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瀧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

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閒者成丘垤拙者成崑崙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咻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噫

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取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再列子語非是造化之業以俄瞬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業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之言其爲逍遙一也皆賢此義也

示與某學士書再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再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每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僞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日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

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舉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問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與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舉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再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再彼夫子者，自再門生，或再受業。再彼某官某先生者，自再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既再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再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宜。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會文臣之奏議。方今聖朝豈有闕遺，開開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本朝石經。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正文字爲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尙書宜遂削之，其

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婁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繁興有功於經固丕畢亦有之展轉訛奪流布浸廣。如未有槧本時雖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尙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讐之功後四者俟攷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

諱昭機

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剏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其以國語爲

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剏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剏爲此語時禮部尙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卽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丕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

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削。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國朝名臣奏議。國朝奏議。私家敢當鈔。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欲鈔故也。大氏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相悍。或紛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鈔。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聖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疊。實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餘不備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誅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牆。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

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姪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廣至門庭丹牋奕奕華好人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笞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面發頰而不得語此家甯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煙而民弗許於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寢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槧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姓。搜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勘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後。

定盦文集佚文

尊史

周之世官^句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實家蹟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職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睿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沒。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蠡出泉流。漢民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偁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偁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眡之官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偁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孰於成敗。挈萬事之盈虛。窺

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

逸民傳方外傳之祖

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

天之史宜爲農家祖

溝洫志食貨志之祖

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謹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隤不使諸侯驕上名

曰任約劑之史宜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陷軀使

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

名法爲禮書刑法志兵志之祖

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

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

藝文志之祖

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

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

天官書五

近文章

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

文苑傳之祖

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

不戰儉而不奪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

循吏傳獨行傳之祖亦爲兵志祖

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

不儲無所不語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

方技傳之祖

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出於史不知餘家出於史此

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其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

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亡也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

史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

去其史絕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皐四小皐四

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

馴者不傳。謂之大皐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弦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皐二。周之雅頌。義逸而事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宴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瞽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三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皐三。有黃帝歷。有顓頊歷。有夏歷。有商歷。有周歷。有魯歷。有列國歷。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計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勿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歷敝不改。是以失理。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皐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於夏於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皐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皐二。夫史籀作大篆。非爲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章。科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非憲章。宣王史之小皐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葺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皐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一。冠昏之殺。器服之等。大夫士之曲儀。或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驗之學。其步疎。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石。爰及談遷。是躋是宣。史之小功一。

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隄彼奠世係者。能奠能守。有歷譜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下歲餘。江介之都。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臯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故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臯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沒。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熄。周歷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俟。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子瑞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眡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替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喜。僞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標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

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聲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以求之者。於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修道學。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恤。自珍於天道。不敢承。抑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與。願爲其人。與。

答人求墓志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鰭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既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志銘。詞體如是。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委責。不可辭。而慙不忍爲志銘。謹撰上墓表。

農宗答問

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法哉貧富之不齊衆寡之不齊或什伯或千萬上古而然漢以後未富三代本富漢以後以財貨相倍蓰相什伯相千萬三代以田相什伯千萬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大抵視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且夫後世之末富以財貨相什伯千萬世主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爲國之主繇廣田以起也

問漢代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義何若答此爲漢主謀諸侯王之善非諸侯王自謀之善王子侯而諸王竟不振賈誼主父偃漢之忠臣豈漢諸侯王之忠臣邪

問宋張氏九世同居流俗以爲美談何必有大宗答魯以相忍爲國非姬周太平之魯可知況以相忍爲家生人之樂盡矣豈美談邪

問旣立農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將亂恐天下豪傑以族叛以族降敵則如何答此亡國之所懼與王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臯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

日輝孟子籌之至孰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天 田之大宗不內租稅奈何內租稅而近京師患其藏甲逼宗室又奈何答此視

力ナ 德不恃力。莫不服。其次用力。力有ニ誅之。誅其大宗。放流其羣宗。取其田。
宗室亞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漢初徙楚之諸屈。齊之諸田。昭氏景氏。以實陵邑。力之次也。
力又 能徙之。則楚以三戶亡秦。

